三官記 地

耳上

三官記

耳上

吾花田別業去都城數十里而近叔祖判書公在玉堂時開政
日見政目首擬則便出去竹西李公敏迪時為同僚戲謂之曰
此正所謂望〻然去者也
判書公與李公敏迪對直玉堂每言李公兒子名智仁者隨来
直廬食訖輒令兒習走自上番房至下番房中間廳事走數十
遍乃曰食下否即勸令讀書終日不休見顴角豐滿言語有氣
似有達相後来見之則智仁之冠名頤命少年登科選玉堂南
床云

祖考議政公當次當簡從避不得與家判書公一日對直玉署
人皆榮之
判書公爲江原監司時李公敏迪以其兄敏章方爲原州牧使爲
省親受暇而來一日過醉又復索酒卽席而逝公以玉臺舊僚
情好非比他人特見凶變錯愕靡定盡治殯殮使無餘憾常語
及此事嘆曰此亦吾命薄之致吾見享福大不見此等事也
吾先君子不出入臨學於議論無所參于當獨一參尹檽爲尤
翁禮論被誣下仲之疏、錄五百四十二人前後儒疏未有若
掃
此之盛也自方外設疏廳封章之日市井灑道路來觀咨嗟各
置井華水一瓶於道側以爲潔渴之具其時人心咸無不正公

誦於衆曰南人謀國欲殺大賢撓律之請或蒙　允則吾輩亦
當守　闕號哭之
趙湜欲叅告廟蹴鞴馬將發而其奴名貞民忽自縊而死或謂
其死時以爲吾雖賤隷何忍叅戕殺大賢之論乎西人或有立
傳以美之者云
己未江都有匿名投書者盖爲南黨所指使將欲魚肉搢紳洊
庚申公最時罷官寓江都與李監司公酌酒賦詩篇未及闋子
啓華疾來潸泣言公名亦在告中公笑曰死生命也吟哦不輟明
日入城與鄭相國致和諸公同晉命公爲誦其詩鄭相指手止
之曰非時也公曰常謂相國好風度今何㥘也吾輩豈爲逆者

仍高聲誦之
江都援書時有一老婆傳納于中軍李薾守城所藏坐此被拿
戮考死問持書與汝者誰也（老婆曰）曰不知名姓但記其人身長而面
上有瘡痕耳鞫廳甘飭五部物論士夫與常漢狀貌之類其言
者皆令就老婆看審真偽洪尚書受濂以進士入其中注假子
老婆〻諦視良久曰非也老年每道此事曰生來苐一困厄也
○趙相國師錫出寓香洞與花田距足一日與吾王考兄弟會打
魚川上偶值雨〻傘唯一箇長者同避其中此外有兩件油衫
吾先人及仲父兄弟趙公子泰老泰壽同裹油衫以避之趙監
司泰老為余屢道是事曰吾兩家世好本如此矣辛壬以後遂

成雙陵人事不可料也

吾祖考逸休之亭始成於甲寅庭前數頃田甚宜治圃府君無
序輒郊居無大布之衣手自理田夏月種瓜待爛熟以後始摘
取其味甚甜己未夏田瓜向熟香氣已聞府君坐在菴廬籍以
臺啓竄明川仲父倉卒陪去老年每語此事曰方熟之瓜不得
嘗一顆遷逐之罪念此尤為切痛
六月望日猝作北遷之行仲父騎一牝馬懷李者百難一步道

劃

路間關不可說七月初始抵咸興李生之子聞之以五味茶一
瓢迎勞于樂民樓下仲父嘗言其日此味終身不可忘患難之際
最易為德矣李生者吾曾王考尹咸府時遠客人得房妓所生

者後己丑余以評事過咸興訪問李生之後孫則已死亡盡矣

○李瑩授時為北伯瑩授是敏求之姪子而與僕及公為虜中共患難者同朝之後仍與相識及聞謫行之過出見叙舊且饋明川所在營穀以致殷勤之意焉後放還之時持示朝報其書尚在古篋矣

尹公敬教時謫官為鏡城通判罰揚于一面迫於明川者使直納薪芻及魚鮮於謫所

仲文氣度不羈居郊好獵常徒步往來京裏嬉其太近傍不復由丘陵山頂遠遊作行抵暮而至及到謫所始發憤折節讀書無違肯不癡議政公抵夫人書有曰吾為成兒讀書之聲不得一肯

穏眠益喜之也自此文辭大進
是歲十月大雷 上命釋同寃六臣免徒力爭至庚申三月始
停逵承湖南方伯之 命才到東門移守沁都以鄭維岳拿問
之代備從赴任府人言維岳掐直手自作枷試着其項以待拿
去云其時方有鞫獄似是自懼而然也
先人好卜筮己未冬有賣卜而過門外者使人邀入問新年休
咎卜者云大吉以在謫未宥還之意告之則勿論南北流竄如
此休運寧有一事碍滯耶且主人必生大貴男子或壯元科矣
吾季父年尚幼以腹藉地而聽之竊笑曰吾兄壯元及第易生
貴子難矣盖吾先妣方有腹病望絶嗣續而然也卜者云以愚

覩之貴子邊似勝此大貴子何可以一及第較論乎明年九月
不肖生果如卜者之言
吾祖考在沁郡任所聞不肖生寄書賀先妣曰吾家此男子不
可以十及第三政丞易之是日移拜大司憲又喜曰（此是）吾家近世
所未有之官啣以是日生者國復為是職耶旋遞仍十一月進
拜刑曹判書卽通驕（戶曹之）判望自緋玉一年內超陞入庭古亦稀有也
吾外王考時寓在其妹氏洪校理亮衢內子家騎子洞（今為吾家之是煒）
吾先妣臨分娩依于姑母達庭辛苦昧爽始生男外王考遑待
久之以判金吾方赴鞫庭洪叔重楷後於後墻之角見前導到
墻外大道疾呼曰李妹順娩矣外王考命急回乎轎到家問産

堂在他行

婦安否而還及到鞫廳手作小簡遍報一家至親盡言李氏女
今日某時順產得男子云其曲盡人情如此而奇喜可知也外
王考罷鞫廳後歸寓訪問新兒沐浴否耶即入見之歎其岐嶷
曰渠之始祖有將軍以將種而然耶又曰吾女若不生此男則
無生產而死况能生活其母眞孝子也
吾先妣嘗語不肖曰女子解娩席死生關頭故例歸本第况年
近三十而初產者耶吾少失母氏非洪姑則何訪依歸洪姑處
之無減親女汝生之夜辛苦不可盡說及汝之生謂是人家貴
子躬自保護不委於乳保之手至百日一不交睫無論至親情
處豈非難忘之恩也故長成之後無令月一往候其曾孫曰昌溪

兄弟之兒時見托蓋有以以也閔茶人素有達識能於綺紈中
掃去習氣剔悉遂孤子重搭於左庵門下老年為門戶深慮遠思
又屬其孫於余蓋非人所不可及者也
外王考兄弟姊妹各三人姊李參判延年夫人壯貌多類大匡
公仲妹洪校理室內類外王考驪陽公季妹鄭處士內子類老
峯相公云
三淵金公昌翕嘗言庚申更化之始設庭試士類翻廢之餘黃
不惺起身事舉業余一日往訪李子三獨不作四太業上但有
朱書數卷而已余問之曰君何獨不留心科工耶子三指其書
曰此亦工夫外此為科業吾甚笑之其秋子三擢及第此真有

識之言吾每舉似科業人而終不之信也于三李公會甯字也

庚申薦翰林姜観入其中李公尚鎮以先進僞之姜観之兄觥

以正言追参屯庵按律之启其文柄年亦是廣巖議禮時諸韋

之一李公以此塞之李公會放榜三日前登末薦益極望也坚

姜敗薦後又薦末薦翰苑故事以末為重故也

庚申改紀之後朝著清明來我有老少分析之事其原盖出於

金益勳扶抑之異同益勳為御将以危疑之際有密旨詗察壬

戌厚起告獄而或有不慊益勳事多譽謗不說者乘機攻作甚

力此則年少一隊也老成諸公則以為益勳雖或有失係是為

國家討亂賊則不可深罪而衆怒難遏只請罷其職少輩則猶

不快更發遠竄之啓而居新罪厭不饜引意終殺之而後爲快

老成諸公調停不得畢竟清城金公錫胄以右相白　上黜補

主論爲趙持謙吳道一於外邑而顧安之老少遂分裂而莫可

救矣

當時浮薄之人爲之語曰少論都監都提調李尚頤都廳二趙

持謙韓泰東郎廳吳道一某某云盖大臣例爲都提擧而老成

中於少輩同爲惟李公一人而已故云

癸丑秋判府事李公頤尚白於講　筵曰宗廟令李翺丁丑之

亂猝然遇賊與其弟翼蔽其親弟及妻孥皆死翺則雖幸免死背

無完膚瘢痕尚在以死衛親誠孝可嘉雖已蒙　旌表方在仕

籍合有陞賞之典矣 上曰特爲加資吾王考以禮判入侍進曰今
因大臣之言特爲加資者御臣矣後日政仍拜敦寧都正公始除冀服即在
於右庵初赴政之日至是又被特恩人皆榮之
汾厓申公嘗歎曰黨論如亡國家當老少分析之初命侍者戲作日曆貼
壁上曰某日老某日少皆有譏時事者則曰看看今日作何論其混俗玩世
實類如此則未嘗不嚴於陰陽淑慝之別於其輩尚右庵無言南九萬尤爲小人
服其先識
癸亥 上患瘧症執不輕諸醫以眞分重厚致疑不能投藥左相閔公鼎重
入診深知其虛出坐內向大言曰有醫可誅也遂手推人參劑保元湯以進
顆粒乃快透仍專用柳璿言終底于復璿超三資賜田民 特許李玄錫

作聖痘散有黃金圈子映遐髦茅一聲肩身姓柳之句

自設議藥廳以來中外人心危懼莫定庚申逆黨譸張誣言以

覬不幸外王考閔文貞曰所恃者惟天耳每於內局見三提調

福氣滿而此又可恃也時閔公為都提調吾王考為提調沈梓

為副提調並以福人見稱云

吾仲父素惡金益勳至是意以趙持謙等議為是吾王考欲立

異於金益勳之啓而不免一參亦由於仲父力諫也以是鴉峴

西

李判書茅二子七論之說盛行於中外及己巳還復入白上

曰臣等苟無趙持謙等淸議幾盡死於誣告之獄矣不可不褒

贈以勵一世於是遂 贈韓判趙吏判仲父方悔之曰吾年

少時識見不明幾乎誤入矣

■■尹■拯與玄石書詆辱尤庵有義理雙行王霸並用之語
玄石藏於硯匣中久而不泄尤翁之孫淳錫玄石之婿見而發
之縉紳之間莫不喧傳門人崔慎上疏告其事老成諸公大駭
因此倫紀之喪也老峯時為左相同肩相文谷入對作■肯
師之罪請勿復以儒賢待之蓋老峯語人曰吾輩視拯也等棄
故言之易吾輩死後從之徒豈無張則舉世尊之以儒賢無敢
復為一言者及今不言則世道之憂將不可勝言力贊文谷而
發之先輩深思遠慮如此

尤庵持論嚴正流俗不悅者衆甚至謂敢怒而不敢言也申翼

桐在史職稍稍書於史草曰宋時烈身為直筆由是益相名望
在山林進執朝權陰嗇時共言人播惡尤庵者目
甚盛於自家儕流中一隊少輩之論具是一套外尊内擠益之
矣及金益勳事出少輩猶望其扶已及造朝一如老成之論但
於筵中以為益勳是先師之孫而臣不善教導方論大戮即臣
之罪也自引之外無他語少輩由是益顯加譏詆無所顧畏吾
叔祖打愚公為人樸直闊於世情雖唯篤信大老去就言論之與
之同時論笑之云公常欲自闢門户凡係議論務欲與尤庵相
反公為對敵者然蓋善於識世情而然也及尹拯書出云名不為
明斥其失但令推謝於尤庵外公調停而陰庭則助成尹拯執自
尹拯制逆以後流俗之素不悅嵩畏家子弟所嘗得罪者及一

隊少輩之自謂清議者並合力而背馳於尤翁始則推玄石為
宗主終歸於[illegible]之黨打罵公於諸門人中首先以長書絕[illegible]
詩意極嚴峻尹黨嫉之尤甚尋以他事誣揑造禍煽醸前後醜
辱皆出於玄石之至親寧世亦知其意而獨尤庵終始保其無他云
余嘗拜遂庵於寒水齋從容語及[illegible]術事余問曰嘗極背師之
際已先有幾微之見於辭色者乎遂翁曰甲寅以來數歲與吾
輩言輒以南人嘗懷禍心早晚一售先生亦不免大禍門人子
弟同受其敗決知其無益不如早自携貳世之以墓文不如意
為背師之端者彼欲以是自掩而世亦見瞞於其術中也嘗記
一日侍先生坐京第適至有親友書多言玄石務欲立異於先

走自關門戶其亂已八九成先生笑曰和叔雖别立門戶元不信我可畏者惟尹拯、大發我余請曰子仁近雖以墓文有形跡之不安者豈有信先生之理乎先生笑曰君與子仁親否曰然又笑曰雖親相知未必如我之深君自視與我孰親到今思之可謂真聖人也

沂川洪相國命及屋廟壇而為山林主人尤庵最與之親每入都輒就其家及洪公歿後其子遠吾為扶餘倅尤庵過之休憩邑底聞相國夫人在衙內念舊問候夫人為設飯待之邑倅出接人士滿庭門人亦多侍者明齋尹拯在座屋右而已飯進尤庵變色逆之時暮春未盤有河豚羹尤庵指而語曰老夫素嗜此物

而跧伏山裏未嘗久矣明齋[尹拯]曰此物固佳而往往有遇毒而見
傷壽頤如儒植主倅曰吾家自昔慣食此物婢使無不習於烹
飪之節萬無一失吾母況又親檢嘗或有一分可疑尤庵曰大
夫人之為慈時廣務有此感設親嘗其味何敢生疑而不之食
字明齋[尹拯]又曰此所謂有可疑此固危道而口腹之累忘恒疾之戒
可乎尤庵方取盤相近欵下箸而旋止曰理到之言不敢不服
也主倅退而語其子晉曰晉子之為師處甚善是亦至失望又
能臨饌忘味不憚自屈師弟之間而得其宜令人歎服未之聞
齋之與玄石書感慨於世細究其月日河豚之諫乃在書出之
後洪公又追記其事曰人心異難測也洪公之孫致寬為　延

寢郎為余道之者是丁寧云

遂菴又言李公明徵為忠州牧使時數相見每語及是事益以
為目今少輩潛結近京之有疑者仍與合親南人則庸錄後倍
爭張姓武弁開私逕圖更進親已八九成此是丁卯戊辰間李
公自謂不偏倚於老少一邊且其為人處惇凡有所聞知者輒
無所隱故其言如此又言去春造朝始知有此事機極悔其來
且杭郎涏妹之子尤所驚駭即陳疏論此事忤旨而退歸其志
蓋不欲同歸於羣小也

丁卯吾王考為吏判一日赴政以外王考驪陽府院君首擬恩
民提調 上不用其望 特除東平君杭王考以宗親之中執

除官本無古例再次邀還不從自是甚議滿騰未久玄石赴召
入朝日上袖劄論此事 上下嚴教曰招致一帷物於朝廷玄邑
狼狽退歸此爲玄石屏一事業也
戊辰玄石之被 嚴敎也領相南九萬左相呂聖齊入對力爭
上震怒命並竄兩相屛於極北海圍洪公定遠爲獻納出謝即
發還收之 啓 上怒甚其避遞之批有曰如爾人面獸心之
徒不足責也即出補北青判官其臺舍定晴以詩膳之間吾生
鳥之類不是獸心徒鳴即朝陽下鳳飛何華駿危洪公先是以晤
行御史過北青緣客舍有先入者借扃邑倅之室心謂使我爲
北守似勝玉堂之直僅數月而上官隱病東軒掃詠人何向東

心動似若有前定而然

李都尉廷謹癸亥後久爲史官余在下番翰林時李爲承旨常在直從容語故事仍問洪君澤齋号超然知之乎君澤未有定論一日老少請公多會于闕庭各右其所見言論紛拏君澤以假官在庭獨不明言從此是非最後乃言曰超然獨免者其惟洪君澤一人乎其後丁卯年聞羅良佐跡後書講執義李塈以良佐遠竄還收事桐之前聽啓 嚴批引避君澤以侍讀官其從經筵桐琦同時進伏意謂處置無乃駭遽之李塈倉黃退出此爲君澤老論初立脚之日退後入臺廳余以翰林迎笑曰君之草臺可以超然名之無君澤亦笑蓋聞洪之新排符言議少

稜角人莫測其淺深儕友如李斗岳請人日來談論西河李公
掌銓郎譽賷之出補都事公赴任於歸路覓其先大人墓文於
尤庵趙向始正進逢大開云丁卯文谷金壽恒以首相承 命
賓廳卜相命加卜吾王考以吏判卜入又命加卜以李敏叙卜
入又命加卜以申晸卜入又命加卜以呂聖齊卜入如是者五
遂請入閤對 上意所注 上特擧趙師錫名退以師錫卜入
始下點文谷退而引咎尋免以李端夏事有嚴教遂出東郊時
後宮張氏新有寵宮臣杭𡉏方見幸於師錫又其至親故閭閻
之間咸言師錫大拜由於宮緣私逕吾叔祖判書公以大司憲
闕上疏因以獻納上疏各陳所大抵泛論近事而未能直陳其

議之所以然者西浦金公爲重孝剛直敢言於是假然曰吾王
聖明豈有是耶巷言沸騰舉朝含糊終恐爲 聖德之累以知
經筵入講筵以所聞者陳無隱 上面詰言根則對曰臣觀君
如父母既聞是言不敢不言也 上震怒即命拿鞫公益剴義
禁前一日閑坐才經一日便作重囚金君吏以爲近古所無之
事金公可謂言人所難言者而世間榮辱之雜糅有如此矣
西浦金公性至孝自以遺腹子生不識父而爲終身慟事母尹
夫人有深處其次以娛悅親意者殆類古之老萊兒嬉以夫人
好書取古史異聞以至稗官雜記日夜譚說左右以資一笑自
少至老非有公故未嘗離其側其異宦之後每日早朝往覲人

定時始還鄉人猶識之一不失跌公之誠孝如此而爲國盡言不以親老自解始公赴謫也夫人怡然曰嶺海之行前修所不免行矣自愛勿以我爲念聞者莫不流涕稗說有九雲夢者卽西浦所作大旨以功名富貴歸之於一塲春夢要以慰釋大夫人憂思其書盛行閨閤之間余兒時慣聞其說蓋以釋迦寓言中多楚騷遺意云

丁卯月不記 上下敎以張氏爲淑媛時張自外進罷冠請復宮壼言洶洶謂朝暮有廢立之事韓公聖佑以正言上疏以節聲色慎名分防綫奸獻規曰昔宋仁宗流涕放出王德用所進女口臣何敢謂 殿下不能哉聞者爲之縮頸 上震怒革其職

傾朝廷諫者收還然循公名上付黃籤使勿除官明年 王子
生又明年冊為元子張遂篡之而人始為公危之屏晩終莫敢
罪之五六年安臥田舍終還清時官至吏曹參判壽七十八世
之趨避禍福者可謂枉用心矣公之曾孫、顥纂以貪墅府籠為
能事時人以其名佊字曰韓真言可謂忝祖之甚也
韓公聖佑洪尚書受漶之妹兄也韓癸酉生與鄭相國載嵩同
庚洪一日過韓、公以菊叢在明手栽儒加塗墨而曝日試看
於顥視其宜不宜洪公笑謂之曰俄過鄭相國於道嗟乎轎款
遷兩騶從擁護兄以同甲而手作科具蹭蹬將赴此何人哉韓
答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吾何畏彼哉韓方為蔭仕直長魁其自

菊與時年五十二後官至吏參壽躋八耋鄭相已先公三十載
享福祿之備子孫之顯又非鄭相之比人生窮達有命早脫亦
各有時韓公志氣之到老不少挫宜其作貴人也
張氏父炯譯官炫從弟炫以巨富聞於國中張氏自幼入宮有
長已見幸於 上 明聖大妃察其幾微慮必為亂出之於外
使勿復入 仁敬后性且嚴 上不敢生意及 仁敬后崩
上以少時情愛思念益深 仁顯后本溫順無妬忌一日來問
向 明聖妃曰聞承恩之宮人置在閭閻中事體極為未安
明聖曰其人極奸毒而 主上平日喜怒暴發若召入則必貽
國家禍吾非不知事體之如此而然 后曰豈可預念未然而

猶不慮事體乎 明聖曰此人決不可召入 日後當有思余言
之時也其後 明聖上賓後 后復言於 上曰張氏之久在
閑闈終為未安 上卽召入之大被寵幸張情寵自恣而遂不
於中宮 中宮始思 明聖之教云

仁顯王后事 明聖大妃至孝無一事不違於意海昌尉吳公
泰周嘗謂余曰記昔親承 大妃之教以為雖古孝子之於父母
未或過此誌文所列行實固盛矣未能萬一也及癸巳追上號
曰孝敬海昌又曰 聖后之謚闕孝字之為欠典今番尊號似若
為 聖后發者此以驗天理人事之相孚矣

張昭儀分娩之月其母入視於宮中乘屋轎金學士盛迪自王

嘗脫直出宣仁門見門外有六人轎問之則乃張昭儀母也時
李公益壽以持平為臙前啓坐臺廳金以赫號報知此事勅令
依法禁斷李公即送法吏出去撞破屋轎於闕外直聲一日震
都下 上聞之怒甚 命內司逮治法吏及皂隷並栲死李公
引避 上嚴教特遞之李公秀彥以大司憲上疏言法吏雖以
微賤所執者 祖宗之法也今 殿下怒其執法而撲殺之國
家置法司將焉用之 上怒旋霽於 批旨明示悔悟之意仍
命舉恤典杖死法吏家李持平始浮沉下僚自是為名臣進道
大闕矣
戊辰春首相南九萬以吳道一擬差槐院副提調吾王考議政

公時在同席言道一行已龐悖不合遙遷事遂寢後鄭公澔以正言發道一削板之啓其中有云當初大臣防塞甚嚴及其旣殘之後曾未數月道一竟除是職凡在聽聞莫不駭憤云云大臣卽指吾王考也

己巳春陽谷吳公亶有一武將納刺云是俞應孚舊境猶能認大臣之一惟之然試使之入來坐無他語但曰非久大監當與吾輩同歸故敢來見未幾諫廢母 后被拿鞫杖流道卒吳公疏入 上震怒卽命設鞫庭 御仁政門鞫之疏下以次請人拿命參判樞名在旁三吳公首入庭俞次之對之曰老昏沉病不省事但以名在序列遣子代署疏中而已疏語曾未聞遂不

受杖還釋李公世華居其次對辭不屈被訊杖撫膝而歎曰此
身歷官內外國恩浹於肌骨今日受杖何敢言痛問製蹟誰也
朴公泰輔自首對辭抗直　上於浸潤之譖四字尤發怒以此
被訊最酷在廷諸臣環視嘖嘖無一言大司憲睦昌明反目其
蹤為凶惜吳朴李諸公被拷戮殊而辭理終不撓明日命減死
安置甫出獄京城士女塡道喧譁競就便與前頭一見忠臣生
面吳公至坡州朴公到露梁津皆道卒獨李公不死後官至吏
判吳朴二公皆旌忠李公歿後亦旌之端　聖后出宮之日儒
首在
此行
生守闕號哭為幾萬餘人其日適值廣放榜李師尚為壯元年
榜下揚揚而出李東彥在諸生班中目見而憤痛後為臺諫首

癸巳榜諸人前志仕版之啓惟權公作以其榜中人引義自
處故啓中區別
上層下備告果 后罪過而皆出讒構之言虛未親自聞見者
出后之後便生怨(意)望後苑問其后侍以安國洞何在悵望者久
之是以后黨人皆知早晚大復而獨張僖位以來益驕肆積失
人心遂不知也
李揚州元翼於晉王考為竹馬之世誼且篤到老不衰僖於甲
申後屢遭當國之白捆積之弟秩以蔭擢授江華留守擬望之
際難其人以李公善治績陞通政階且有物望故入(其)假擬不悅
者助成謗議庚申後被逐慘駭晉王考於 道中為之伸理其

僥王考長後猶以爲好往來不絶矣一日來過苑邸從容語及
時事以其子益壽新有撞破張氏母鶴事業盛有所稱道又言
吾兒嘗直玉堂一夜 上特令入對出示宋領府事論丹元子
疏曰此疏何如 聖意方欲加以重罪故思聞羣下諸衆之言
吾兒以爲居家與宋相有世姻衆所共知不敢參涉是非 上
迫問殆至達曙而對如前蓋吾輩固世所稱之論者然迹當朝廷
變易之際乘 上意下石以中南人之禍以者豈士大夫所忍爲
乎吾兒所見堅確不撓如此云其言頗有識見非不恩老庵而
亦知其疏爲正攻之則可爲士人也
文谷金公先老庵從後命其孤記其平生事實欲請文於老庵

使外務李湛邀於中路屯庵時已設食命宕長城間李至命子
弟倩手呼草子弟以先生氣力綿綴請略成數行先生曰不然
此將爲後世大議論何可草草敍次補綴無所闕漏又手書錄
語使之授李罡白乘間入見則先生曰其文字精力至此終不
能盡意金氏初則甚秘及其文集之出遂不敢諱矣
文谷先設屛諸其兄退憂相公又屛長鬐即日發行不得與文
谷作訣以書勉之曰手生學道眞實意不與生死俱存亡乃東

及

坡與子由詩也又各遣禍亦有讀書而公瘧方篤家人未忍傳
兄弟死生之際不相知亦可哀悼也公見京洛人客每聞海外
屯庵消息久之不復問但時時向壁自誦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卒乃歔欷太息蓋若有隱約頭會者焉一日謂家人曰夜夢與
季君俱公服共朝　孝廟吾其殆乎尋卒
庚午春出寓花郊七月王考禫祀訖八月仲父始免喪先往長
鬐候其婦翁退憂金相公病執浸劇故也轉往長興李父謫所
又歷候尹公堦于康津及還判書公以九月捐館公聞訃疾往
護櫬而歸尹公於其喪遂以朝衣又還其子世綏撰文以祭仲
父每語此時事曰當歷車曉發見尹汝張出城門外佇立哭甚
哀曉月悲凉哭聲不絶汝張之哭真是悲如親戚者追念同此
患難情度自別兩家子孫不可忘此事也汝張世綏字也十月
退憂公卒翌年尹尚書卒舊臣殆無存焉

李公翊相以疾卒文谷之兄谷雲翁壽增挽曰晦庵乾坤後死
悲更無能淺及親知青山好箇如君少埋向驪京作賀詩士夜
傳誦莫不悲之

仲父嘗言少入金氏之門退憂文谷相對如債文谷或來則設
客席坐於遠處不類人家兄弟相會湛樂之情至國家事但以
書足論之未見相對講確之事家法尚簡重而少歡洽矣

仲父又言傳病婦家早朝退憂公未起寢侍奴持朝紙先納於
尹夫人夫人受而讀之一遍訖還授侍奴待起寢而進之且曰
試可令李郎覘之年少人能解覘此否蓋夫人能文常喜看綱
目左氏傳云

文谷夫人羅氏素有鑒識有一女初定婚於丹巖閔公幼時文谷至與文貞公面約於箕城及文貞夫人喪後背之得李氏子涉爲壻寀三洲所進也其言曰安有美如李郎而不貴壽乎後丹巖娶於尹監司趾善尹迨安邊府使儒庸歙谷趾齋公將陞氏婚歸時歷候文谷于鐵原謫所三洲時在傍見丹巖至入告羅夫人曰閔尚書第二郎貧無納婚者今至矣面色黃而白氣弱視吾家李郎萬〻不及矣母氏可潛視之夫人出而從窓隙窺視良久入三洲曰吾言何如夫人手推三洲而詬之曰閔郎兄弟皆貴人也金玉圈已映髮邊海汝謂黃色乃貴氣也豈李郎所可比耶後女早夭李郎亦不成一命而卒

叢岩公早擢魁科聲望甚盛及陞通政夫人見其初具臺上官服不怡曰此兒狀兒之貴不似臺下時名位恐不能踰此後以禍累子自廢非據到卿班而罷則終於臺上果如夫人之言宰僑公又陞通政具臺上官服而入見則夫人大喜曰平日以海不及於昌協今日見之真宰相也

叢岩少時嘗作一聯有文章射廣東中草身世浮沉水上萍之句甚不祥後果驗矣

親三淵相人雖失於擇妹婿往往有奇中處余嘗聞鄭麻田治之言一日在壯洞其子益哥來到楓溪溪處藉草閑話子益曰吾兄弟中吾與吾弟俱是窮命無足道者第二兄素盛文名新捷

覺科進道方亨人之期望後進中爲第一但有骨相無以振夯
重任者精力短弱非致遠之器吾伯兄方以一蔭路進世皆視
以庸常而庠則真大臣才凡百事爲纖悉繳賬一一精神所到
不獨兄弟中第一求之他人亦鮮匹後日當信吾言但雖用威
權多遭顛隮未知終竟如何耳治松江宗孫子益三洞字也
李己巳後竊聽諸長老言則以爲今日事更無陽復之望而惟春
叔閔擕之狀皃決非終於三品以此推之庶有可望春叔李公
頤命字擕之閔公鎭周字也李以楊州牧南原閔終罷於朱府
使康居他日俱是宰相也
趾齋閔氏常言丙寅以假注書入直金公萬吉以玉堂作來訪

自謂能解紫微斗數就觀君命數時會季新擺柑製出令書示
生年月日時按方法錄出一小紙請視良久咄嗟不已曰佐李
間佐李兩人皆卿相之命而自明年至甲戌十八年好里危以還
氣言則直死而不死至竄謫而不寧謫已是終年安坐無事而
已此何理也過甲戌方可論雁路通塞居則終身侍立從部中
為宗伯廟多事則為淸職勝於伯名位又似過之下亦進文臺
必長未免長逐已巳禍變數年沉屯而身則安閒一如其言後
甲戌又逢勇於政院歎其神能金公又令書出八字又看而笑
問其時偶然神通矣以今視之七八年數大抵不好而已前頭
雁路但不特吏判戶兵判可為之多年執廟堂之權君位又未

其不如李也弟視之其言殊然皆序矣
老峯常言處成八字卜者皆言勝於吾前頭不知做何相業勝
我而以今視之妻言已不與唔同日語矣時老峯已大拜處成
時丹岩亦小字也初見貞公甚愛之常曰處成雖生長堤川山谷
間其爲政延及長點重補不及伯氏堤川閔氏批鄉故也
老峯又言卜者謂致成當作政丞如此糊塗大臣時風率常如
何可笑致成文孝公小字也文孝公當國時以才臣見用使老
峯見之當以爲如何也雖言論風采遜於老峯而其慈仁順詳
大得民心則反優勝焉
老峯刑杖嚴酷爲軍門都提調時特設有原下中庫使之法棍

決棍後又捉來審其重治與否傷處不甚則更倍數而杖之受
棍者顧謂執杖者曰須猛杖使免再棍一日有人以此語告之
老峯惻然曰人孰不愛惜肌膚而自願猛杖其情可哀我之刑
政無或太酷否自此補寬之嘗親聞楚營一校之言渠以公事
往謁都提調入三清洞口則便覺頭疼如蒙三重鐵甲出後始
有生意三清洞老峯晩年卜居地也老峯一日見小報有李師
命刑問幾次承服云云公驚駭且為之流涕曰此是故人之子何
忍見此必於精神荒迷中為羣凶所嗾誘意其或生而不知當
死也可傷也時叔祖打愚公酷被誣衊久在囹圄每語及嗟惋曰
吾自少重友道今見故人抱至冤困於縲紲而名為大臣不能

一言訟卞尚可謂生在世間耶公嘗在玉堂時金監司澄以魚
川察訪為御史所搆坐贓公屢疏伸理其為朋友急難如此
老筆在謫中聞大君生大君卽張氏墓位後所生第二男也喜
甚曰自古人之善惡不繫世類尚矣幸而成立則宗國不孤單
矣其所以喜之者寔出於公心遠識豈常情之所可及哉
尹僉使翰周言常事先城於軍門數十年未嘗一見喜慍之形
於色辭一日在訓局棍治一將校辭色稍厲顧謂翰周曰汝識
我有怒意乎仍歎曰吾其殆乎人失其常性鮮有能久而未幾果卒
老筆為北伯咸興城中舊無井邀一地師相地得可出泉處定之
校發丁鑿之數日而水不出將校來白公請寢之公厲辭曰掘

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而事貴有終何可中途而廢乎切論日之遠近多少不及泉則不止將校退而董役衆皆奮力未矣半日泉源浡生役夫僅出於水已滔滔盈井作事有氣類此

顯宗庚辰改修時西河李公敏叙為部廳堂上敏叙發心善事書於某年參人皆難於為辭多有規避者一日敏叙赴坐呼郎廳執筆自呼以書曰某年黜李敏叙為羅州牧使敏叙素有心恙病在玉堂直中忽引刀自刺其腹名士恥與同列以是出補心云云辭氣自若見者歎服蓋聞李公病時李參判近年適併直目見之每追道其時事以為近於病魔云

金公佐明聰明絶人嘗以兵判赴禁旅試坐例為縣出馬毛色

且書馬主名後又赴試才坐有一馬逸出廳前公見之曰此某邨某之馬毛色也馬主挺来問之則果其人馬毛色亦皆無差一軍皆驚

嘗有永寧殿修理之役金公佐明與金公壽興同糸敦匠時有僧邨赴役朝来群僧齊會被點午間負土以来金公佐明曰某寺僧某名者所負土最少當被罪箇箇無一差錯金公壽興本職方爲戶判吏抱秋後年分文書以進公一番閱覽一遍呼書閑子草書某邑田起者幾卜幾束陳者幾卜幾束不更所考而呼書甚快金公佐明在座異之使指元狀對較無一字錯誤歎曰公之聰明誠不可及戶判曰由政固無難而如今公一見僧

名而能摠其大數此則吾所不及兩公才能各有所長而挽近以来如此人才皆不復聞矣

老峯性甚好精嘗作一草堂土役才訖不日塗紙以入處有人言間偶道一柱差偏於東邊即撤而改之其作事不拘如此季氏文貞公則異於是作室則但苟完而已

老峯赴咸營時到綠楊驛以不善接待狀罷楊州牧使以舊例監司守令無役我道故也未到任而營下皆帽伏後為此事者未更聞

老峯集中與季氏書云吾輩行止皆是自衒而求仕者自衒者決不可以此語如老峯可謂賢矣

吾外祖〻慶州公　仁祖癸亥以後長入承旨首望己巳年間
沈東龜以諫官劾其老耄難堪曾祖考觀察公雖泉瀘縣久沉
滯不振乙亥世子冊封時以相禮陞資此亦由於妹壻樂靜公
宣力而得之至老峯兄弟砥礪名行聲望甚盛以致清塗華貫
靡不敭歷自以寒門冷族致位至此其謂自銜者蓋有所發也

○老峯在婦家時澤堂李公植以大司憲為見東陽尉來見新郎
問誰人曰此吾孫壻也曰頗以紫微斗數論命取新郎八字之
看訖謂曰少年後日為吾府毋忘是言仍向東陽尉賀曰得如
此郎堂易〻耶老峯後為大司憲每道此事曰澤堂望重人憲
長吾家近世所未有者於其時雖聞此言誠不敢信其致位

至此其言果驗不知今日少年視我處長果善澤堂不可企望

若卿名紫日輕浮不能如此也

慶州公素簡嚴傍言笑趙公錫胤推賢以新恩到府公別無

喜色又不多言但賀其科又問行李安否此外惟清坐相看而

已家人傳道其無味其氣象略可想趙公後為名人見業辭

○老峯初拜大司憲適值子女婚嫁日婦女多會於內舍老峯呼

兒子曰今日趙大提學宅姑母來臨吾初拜憲長汝可入告

也及遲出問趙姑何語曰聽之而已無別語老峯歎曰此職極

高華又是吾家近所未有者孤寒以來遇榮無可告處此吾所

因以告慶於姑母而趙叔近來屢為此職視如尋常亦不知其為

長逞可懼也
樂靜公之文固明劉敏達而未尤篤於人持以其人如金玉束
負峻望　孝廟初服清陰愼齋二先生論當世急務以人才為
先而尤以公為第一及清陰當文衡薦望首擧公遂由通政陞
嘉善直自古文衡之選多取人物不專以文章也
丙子間　命卿寧別薦人才擧節世規者多至五六世規時為
安城郡守　特除忠清監司是冬虜亂作南漢圍急絶覲王之
師世規獨率兵入援至於川大敗僅以身免延圍城中初聞援
兵之至遙中至有　殿下屈指節世規一人之諭以是有罷世
規又是南人　上方為扶抑之論擢授腔長趙公錫胤言其不

叶人望至是考吏胥糸判恥虎其下上號力詩復申前説　上
詔其代異巖江界哥宥還
寀静之家在於川之牛陂嘗々渡廣梁津作行一自鄰居親友
來告於其父監司公廷虎曰今日渡廣梁也見令子乘一船隱
傍過去忽到中流遇風波漂没船中人無一見者今潤速遠人
忙恐也監司公了無驚色徐答曰吾兒今日果有還家之期而
向暮不至固可疑然決非輕身涉危者君尤誤認矣其人言吾
既目覩萬無一疑監司公終不信到夜中寀静至聞初登一船
人物多載處非万全下津頭待他船始濟其人亦非誤見々余
初登船而不見終下船也其父子相信人不可及而爲人子者

嘗以寡辭為準也
硯齋公性仁厚謹愼襄府新免喪重拜承旨明欵肅謝命家人
取公服來衣之具靴帽習四拜儀於房中兒孫輩從傍竊笑曰
祖父向誰拜乎公不答拜訖呼兒近前謂曰吾事勿笑也老夫
三年草土之餘不閑章服初入闕庭易致失儀故習之耳小學
亦有習容觀玉聲乃出之文禮意亦如此汝不聞耶
硯齋公嘗仁祖大喪過成服後還家以騣帽子不用之故笠子
以紙作家掛置梁間已而有陽道辭郡李司諫慶徽來入拜公
仍邀而欲出廳事穩話公卧而聽之則老拳見着問李曰看君
具公服前導似詣臺矣袖中有何彈文李笑曰患無有方欲借

作於椽長矣仍拈閒甚忌老筆曰大事偶未思得但以目覩完
之某處人國恤民脈之日問布笠下晏然着騣帽子事甚可駭
雖甚微小亦可論也李曰芬為我草成疏稿執筆伸紙先呼
之其文未及寫而公痔自房中出來頭着騣帽子盡取捍間所
懸着之也顧謂李曰此奴大罪蔭處々職脈如君輩朝廷多復
之比鄉人無異得一處積仕龍難以計歲月且頗得一守令雖
是國恤倉卒未暇遍仍前推着不得已所致也思量以不能不
論則須先勸老夫而次論其人也二公見公忠慨不能出一
言停筆而出公又切責之曰汝等乃為積不善之事耶二公即
緊去草疏李亦無聊而退歸蓋公不自着騣帽則無以折二子

方張之生氣始也其學底如此
覲察公年近七旬丁丑憂毀孔甚固不以年老而少懈常患背腫
幾危諸子因請暑拭之從正通勉從之臨食命諸子屏避以要
於海棄不忍對食須勿見之既而諸子從容傍視則淚緣白鬚
且泣且食噫病時注推義常如此如公真可謂得天理人心之正矣
君王考嘗以閔覲察令丈與吾家晚悔府君相得儒風忠厚大
率世其家相似惟老峯兄弟性稟得之於其外氏者多殊少本
家醇謹之風云
仁祖癸亥反正之日延原府院君李公光庭為吏曹判書問政
於閔内月卿以是反正初政人皆謂覲延原是東人故頗用東

人請勳臣方在闕庭國舊習武指劍言曰此為何物而李某乃
詩角郎延原君雖庸無聞者少不動色呼禮自如翌日竟以注
擬失膺勳去鄉村中公既代之延原英氣發越且多才能現於
此一事其膽大亦可見矣延原乃先峯之外祖
嘗於外宗家舊篋中有延原公襪子紙本足様甚大以凡人足
様較之則其大倍之謂是閔觀察夫人無於其生朝縫成襪子
以送甚見様所在云
昔朝時驪州牧使名不記貪婪無厭虎乎李桐國元翼偶居其
下村名偶是仰德州人作詩曰仰德村中無仰德清心樓上不
清心州有清心樓故云

完平李相國嘗以朝退居驪州一日有紅袍官自馳到時鞫獄
頻起家人望見錯認為金吾郎驚惶罔措及到門乃 仁祖反
正郎日特起公拜領相史官來宣 命也處之安閑終無喜
色但曰反正者誰佃曰綾陽君也公遂肅拜而卧半日深念而
官隨於乃出迎史望日發 命送朝都中自反正以來正歷舉日
而人心疑懼莫知所爲及見公由東門乘肩輿轎々而入市井
傳呼曰完平大爺至矣自是人心安帖公雖負重望故其鎮物
之功如此完平為領相時白江李公敬輿以舍人四以事出要
其閑話辭然問曰舍人亦嘗有認為小人之處乎白江起對曰
敬輿雖甚無似立心制行每以君子自期每問曾厚於此深負

嘖感意之假在虎乎歟雖久之乃言曰吾歷年累朝閱盡萬変
見人出身之初立心制行詎不以君子自期而小人坑壙迭在
面前一言失則墮在其中以吾所覩同行而不墮其坑者亘無
幾矣豈以吾往歷之轍無過人臺朝暮且死惟恐一言一事之
失不免爲小人之歸惜惜爲然蹈者冰况此君年少新進万里
在前來處不可預料但一時高意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相去
亘在塵髮何處之隔而何言之妄也向江以失言慚謝退而讓
諸人曰吾輩平日徧拘於色目偏駁之心未至今以後乃知者
賢相也
宋公喜錫素園士林禮崇一稱虎乎公久聞其爲名下士倒屣

見設席而迎之及爲大君師傅復拜出之見刺紙良久許乃時又
不起禮待懸殊出退而歎曰吾今而後知士爲貴從昔々於屢
仕者抑獨何心後擢第未分歷即爲拜翰林
象村申文貞公進拜領相其族人有來賀者公慨然曰吾無德
堪此鉅任尤至此已惶恐而目下所用之文亦甚乏豈不悶切
族人曰大爺既任之盛雖是謹辞豈有文乏之憂公曰大臣所
關關係重大非文墨之可比惟無大小在參議時則上有參判
判書猶可推諉三公亦然左右相固亦同位而百責獨萃於元
輔是以所用之文尤患不足矣申公所謂文者無見識向言今
之大臣全不讀書猶不知愧可勝歎哉

己巳廢母時領相擁大臣等請還收半月而止李尚元以臺諫
掬前爭執殆極懇至竟未嘗見釋
嶺人東李標退溪傍孫也己巳廢妃後以臺諫承召 名號由作
嶺路傍有酒幕老婆數人之談作人辭之曰此母生一婆應曰
此是無母之世時此母何為東標偶聞之大慚到丹陽陳病經
還間後上疏動搖名義甲戌改紀之後仍擬副提學之望累次
陞除不就
李衡為人中學行登薦剡者也得其遺集讀之其人書有吾輩
己巳以後則雖免得罪於倫義之後自中公論亦不可謂全泯
也昔淸陰當癸亥反正之初還請謂東人亦當盡歸於大北之

流而一切國廢他議以為如此則人心不服不可不猶存區別
清陰之議遂不行正臣後南人熹治之以大北一如清陰之議
則視昏朝東人甚衆有依歸之者破碎而甲戌初南九萬尙
上以為正臣事處分出於 聖上在 聖上之意不可專罪群
下以至爭鬪亦不諱則他尙何說從守陰陽清長關係世運者
不能容人力於其間可勝嘆歎
甲戌而大臣(老峯文谷)筵白之後明齋不復在旋拔之列矣至巳巳
羣臣得志晚復舊職閔黯為大司憲明齋居其副擬尤翁被禍
路中發陳疏文所謂小子有此行明齋乃僞儒云者指此也
尤菴後命畏齋李相國端夏謂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此

朱子語而見於語類者也吾輩平生篤信尤甚以為真聖人今
不免小人之歸或者非聖人而然所至發心慕而學
畏齋自少時嘗同儕友讀以為先人班馬文章程朱道學併屋
中石在座嘗曰文章則聞之矣道學則未也畏齋自謂為于世
狀不能闡揚先友儕友中至有識譏之者生亦何為自此病倦
臥病幾至數月儕友咸以為虛伯使季周死世安有是事勸虛
伯匪謝得以無事虛伯中石字季周畏相字也
余嘗以史作達邑甚精慮朴行義聞在楚推中言及已已事行
義雖而多氣好譜賞自謂已巳更化之初朝廷事則以未及出
身不能知而吾大學講議主張士論矣吾嘗聞老是西論久主

張者何事郎朴因清論也何謂山論曰上何疏曰南岳先生所還之請也問南岳者誰曰李玄逸先生也曰其賢何如君能見其德容而誠心悦服否曰雖未嘗親炙而聞風向慕矣且西人中亦多為所還儒賢之請者吾輩何獨不然盖陰詆西人之言也余笑曰為彼此對較而強為之真古所謂充隱也朴無以應盖當時以儒賢待李之逸禮遇甚隆及來言議動止每多可笑最後南人輩乃言曰玄逸兄徽逸乃真學者也不幸早歿其弟大不及於其兄而為徵辟充數而來耳
張氏籠信後贈其父炯為玉山府院君追　贈其三代且命賜祭々之文屬知製　教權鍇恒製進首句有曰積善之家大有慶

虞云云辭不恚忌及其出奏請使也其欲以西人充差故前持

手摧持為之

上嘗對玉堂諸臣令飲酒賦詩柳命天之姪載以下文名應製

者曰玉色宜容倚金杯自任直路所謂對好故用之也人多傳笑

湖南儒生金日晋上疏譏誚時事有同紛紜引緒稱借沸天屏

玉得志便驕肆益甚日以遊宴為事於此一句可見其豎意吐

此竄北三載始還

己巳五六年連歲豊登南人則以為西人時無歲不歉而吾輩

當國便如此天意可知西人則以為賢人無孫於朝廷退而開

累為秦連年豊登殆天所以相吾輩也噫天何嘗知有西南色

色目可笑也

金益勳七十之年累被搒掠終不屈而死及屍出獄門死庚申

壬戌獄有諸家子孫欲食肉報仇持刀鎚靖主都市傍吏城季

子鎮瑞素號有勇力而出為益勳孫子在後令麾旗有力者負

屍而出自投長釖以護之讎家終不敢近金公鎮龜兄弟三人

俱竄海島辛未年間 上特命釋其季鎮瑞遂成一場騷動

既而寢息然陽復之幾則已見矣

清州人進最德以監察上疏論慶事 上震怒親鞫以疏中貫

魚順序之句發為問目最德累度訊刑不屈而死〻之日 上

謁聖取士李度炳為壯元一榜遊街自如國人非之李東彥之

榜中人也

海昌尉吳公泰周弱冠後不敢處正寢奉母居小西門外宗家

春信人猶不敢食全塵膳庭門候癸酉年間 上於小行駕駐蹕

之中入一詩以進之年久不能從也大抵多悲惜之辭海昌甚

悲之然陽復之兆已見矣

韓重爀構之子也擅其詞賦始與清陰異後附力論虎至逐吉

重爀素負氣以豪俠聞與金春澤等聚銀貨陰圖搆獄事泄

闕鞫白 上鞫其事下獄究治于連累十人既獄成 上以直

閔鍇紳為鞫廳發之春澤光城之孫鎮龜之子也

申公海哲三朝宿將雖釋兵權而閭閻奉威若虎豹在山之勢

羣凶甚忌之不欲其在京出爲統制使遞還未幾又出爲北兵
使公於歷辭公卿時不去前導只乘平轎直入其門而知其故
犯者不知所措赴又承遞而還甲戌四月二日夜三更 上特
拜公訓鍊大將官 旨徑色其甲而進以備所需 上先使宦
侍往奪李義徵發符而久不至 上特下內左符使色佩之以
候右符之來公申嚴宿衛徹夜無事者又 命摠察禁衛御
營事以重佩三符一國兵權盡歸於公論者謂 國朝三百年
來所未有者 上下教命復中宮位張氏還處後宮時朴泰厚
爲同副承旨倡議以爲此國家大事不可專爲之宜待大臣
一番商確而處之李公世白以都承旨不能顯同參處還之議

及領相南九萬造朝諸於筵中曰今日諸臣惟倡以復位為幸
降位為嬪而已何有廢嫡之舉乎其論廢棄則是子而無母也
還寢僉議之　命玄石朴相公上疏請承旨及律兵判以下令
收司議處有司請拿問則　命重推將因大臣所奏並罷職李
公世白不獨以無職甚內澤岸諸公嚴斥以爲異將告絕者
然李公深自咎悔作詩以自記
當是時徐文重爲兵判倡義與諸宰會于敦寧府爲疏辟言人
等六年雖殊其爲母子之義則一也其意以中宮既復位則張
氏當廢貶爲張氏還收處分也文重合其姪子孫泰草出疏
曰本矣而未成從之則疑不好故文成難識者笑之曰徐雞積表

良心而猶自知題之不好耶李公徵夏以布衣聞而駭之往見文重
曰此事不論義理但以人事上言之吾以諫廢張氏則其待今日復
位為不可耶此宜深思却顧勿輕為之也徵夏文重之外孫也
文重不聽時宋公光潤以前監司在章州聞之馳長書力言其
其不可諸宰皆散跪不及上而經嚴閔黯等既黜韓重爀脫死
得生而猶未出獄門南九萬以首相建議以為此輩潜圖擬向
之說胎累 聖朝決不可赦重爀仍杖死金春澤久而得釋猶
屢被流配株連諸人朝官則多錮廢不用守經者之言則以為
國事非儒生所可干與其意雖為退邪進賢密地圖事事欠正
大不可為也右之者則以為彼以國復中宮為名昔之散宜生

為文王亦行此事可償不可罪也此為一塲大是非而彼大臣
者未則緩於謀府國母之賊而獨於所謂罔復中官持之甚力惟
自謂杜私徑消後患人誰信之語其歸宿則只是要得公論之
名以觀後日之利可勝痛哉
即吳道一楸灘相公後孫也楸灘生淡窩身己巳初栗牛二先生
黜文廟從享時吳為清風府使棄印歸家本府空官時行黜享
之事〻過便即還官以議真不喫罵甲戌改紀之初屛小當軸
道一積負廉累而人無敢言者復為吏曹參判歟美朝權務為
植黨鹿鄙近利者歸之或有多被詬辱而不知恥者
李高見時亨即延平府院君貴之側室子也性慷慨有氣節有

父之風以其崇為外王考葛庵故余從幼時相熟甲戌吾到家
言論慷慨無非憂國之忠據膺言曰今日朝廷惟曰更化而京
則與向來無異如吳道一者揚揚於要路尚可以為國乎語罷
國至嘔血甲戌初國賊張希載有嚴刑得情之命領相南九萬
乃引八議之法請勿問而宥之其私黨從而和之曰此係長慮
也申大將汝哲武人也獨言希載謀焉 毋所在法罔赦今為
世子私親而枉宥則是私恩也不可以私恩廢公法以判義禁
處之對爭之益力然 上從九萬之言希載不誅遂成國家無窮
之禍焉
玄石以相薦召入都胥相方營護國賊舉朝靡然自玄石赴朝

爭來善惡而門人如李敬菴行泰諸人力主正議立石之論遂
定首擧宋光閭陞資拜吏參一隊少論如申琓俞得一從而私
爲吾而人韓公聖輔卽聖佑之兄而老門高弟也吾王考爲銓
長時除慶州府尹盖蔭仕中峻望也爲異道一所劾罷甲戌其
縡子配夏爲公設壽筵公出座見異道一在坐意不豫顧謂其
子曰吾老病不能接賓客旣汝所邀來須作主盡歡而罷也韓
公於父子間有極難處之端老爺在時已有泄復之語在文集
是以士流目配夏爲悖倫之人閔公鎭厚在春坊直所聞配夏
爲說書配其同列遂自罷去
上於通化門內禁苑傍作小亭文武科謁聖時出臨而觀之歷

瞻大道文武應榜諸人皆下馬步過憲臣金灝上疏論此事力
言其不可 上即命撤去其居人謂威虎事灝以此得直名後
時當路竟出補蔚山仍卒灝相玉父也
玉山府院君神道碑文大提學權愈撰刻石而立臺下甲戌後
無人言此事者乙亥持平崔旋翁上疏請撤去僭碑 上許之
其疏又斥南九萬請誅希載士論多之崔是南原人承 召入
京及歸道經全州李判書彥方與語大悅傳其於萬化樓上以
待談間崔偶說話中過尼山拜明齋至李公便瞠目不應私自
歎語曰吾則聞其疏語有可觀故出見之所見不如所聞不勝
咨而遽引三杯痛飲之不復與語命下隸促歸崔生待一大卓

主人先去無聊而退雀本疏舉且不閑世情尼尹又其姻僮故

其言如此

申判樞汝哲當希載之獄終始守法李義徵與希載同黨并當

誅而用大臣議安置絕島申公亦力爭不能得尋因屠啓賜死

義徵之子弘勛愬申公次骨先款甘心而後已 丙子尋五章者

捷匭告世子外家墓所埋凶書以申公歲奴應先斥驛屢在臺

上 上親鞫之申公時為兵判席藁待命于闕下 上遲徐

諭納衛且令勿待罪而公不敢退着相尙九高言本兵不可

久曠請遞之 上不許曰子惡父不知奴惡主不知古亦多

有之矣 相臣柳尚運申翼相等申請不已始許遞應

先受刑九次終無一言而死時色叵測知亦不敢問者公
處之晏然　上命以重賞購作変人有告者更設鞫張家
墓奴輩言葉冈棄粮啗墓所自謂數日後當窮覈而九万
為匪等以為不可以疑似成獄　上命釋葉冈放歸自服
匪言帝載家自作不人而使人誘致鹿先於酒家棄醉窮
其脾意欲先禍申公去其兵權仍為網打士類而弘勣案
主其謀於是羣凶盡伏法帝載葉冈至辛巳始誅
李弘勣妻不知誰家女子自弘勣敗逮絕粒屢日及弘勣
累次受刑當死不煩鞫具仍以同參無惡之處生此烈婦
亦可異也

甲戌以後士大夫懲於斬伐之禍務為趣避和居之計嘗國者
專事掩護國賊以覬後日之利士類中竹泉金圭鎮趾齋郭鎮獨
持風裁微此二公則公議幾乎泯滅矣
比歲太學儒生將請名還明齋而以宋公明琦嘗在韋布時参
趙正万作明齋疏而今為大司成遂生迫逐之計齋生仍多被
罰司諫鄭[illegible]欺作僞而正其本上疏論明齋事曰今日齋生之
所尊崇者即前日背師之人也古人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
其所在則致死為義之重實其君父毋間今尹拯自少從學於
文正公宋時烈之門四十餘年其開發誘掖之恩無異父子今
一朝挾其私憾誣詆凌轢無所不至誠古今之大變也故相臣

頼

金壽恒閔鼎重深屢民彝之斁塞世道之乖亂以不可復待儒
賢之意陳達於榻前　聖朝特賜俞允斯文而不惟士趨庶幾
得正其後尹拯為己巳群凶所推奬復通顯諉而至于今日因
循不改其從尊尚趨仰靡所不至而　殿下所以待之之道亦
甚隆勢則致國是顛倒士習乖悖其流之弊乃至於逐去師長
則正所謂難言者齋生之猶被儒罰不亦寬乎為不清其源而
塞其流則雖日罰百人終無以正士習尊國體也豈自[illegible]拯之
背師以來凡在吾黨孰不憤痛而兇醜跳張鴟張之徒人皆敢
怒而不敢言久矣其能扇視本事直斥而衛助鄭公一人耳人
豈不壯之

甚嘗鄭公啓疏論明擬之其本事也　上覽下教曰無論是非既非公
塞之字則當時大臣之推而上之於朝廷太是失着等閑乎地
陛闕大起乎至今悔恨者奪閑心即其　筵奏之大臣故甚予
鎮長以户判上疏悉其言時陳奏本意仍曰甲戌初銓曹之亂
用尹拯全無曲折乃循己見瞭套視前日尼相郝命之言不償
矣舟鴛朝家之待拯可謂太厚多臣實隱痛其中而誠不欲提
起往事重惹紛紜泯默退回以至於今々　聖教之嚴如此是
先臣奉々暴世之意反為排陂助閑之歸臣之叩心號泣嘗復
如何拯書兹倆儆李鳳瑞等嗟起詆疏有曰今日斥拯者權勢
師生之義不識父子之倫此連疏亦之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子主恩君師主義恩故有時而掩義義亦然無所逃假令爲
人臣者其父不得於其君而遂自痛怨彰君之過並肆謗訕則
其
其時謂孝於親而終其不忠之罪乎又曰吾徒拙識知師之學
欠於純正則四十年出入門下所請者何業而義理王伯之從
於所於於惡既形之後侮儒賢之說以爲儒賢者以其理明而
虛義精也於是而有失焉則何可復加以儒賢之稱乎蓋因上
性度學之識不善矯激而於義理大處甚嚴如此又書參校同
春先生別星星中有南九萬尹拯及先生文公手抹其名曰九
萬得罪名教尹拯數毀倫紀並不可存也
丙子大饑朝議以尤菴公請主事度邨奉忘身盡職以其子鎮

長冥縣廳堂上出彈心賜法氏得以不死每軒東邉市上氏皆

攢手口法佛